

作家频道

我们的黄桃罐头

刘俊科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,我们潜艇学兵会餐的时候可以吃到黄桃罐头了。那黄橙橙的罐头,在一桌饭菜中间,特别显眼。桃子已经是一分两半了,被糖水浸泡得湿湿润润,那汁液透明而有黏度,很是诱人。但是那时候的黄桃罐头的包装很不讲究,有金属的也有玻璃的,开起来十分麻烦。我们炊事班的同志们都是用菜刀在罐头上面划开个十字,那四个张开的金属爪子,不小心就会划破手。当指导员的时候,有一次会餐,正组织学员们进饭堂,我们的炊事班长却满手鲜血直流往外走。那是开罐头时不小心割伤了手。我急忙跟他到了卫生队包扎了伤口,回来时,队长在门口等着我俩,也是心疼啊!

第一次回家探亲,战友们送给我许多罐头,两个大纸箱子满满地都是情谊。但是,根本就提不动,高万龙班长就给我做了一根扁担,这样我就可以挑起来了。那时候的绿皮火车慢得有滋有味,哐哐当当地,节奏感极强。你的心情是快乐的,那哐哐当当地的声音就是生动的;你的心情是愁怨的,那哐哐当当地的声音就是烦闷的。那天本来我听着那哐哐当当地的声音是生动的,可是到了一个小站要倒车,我那根扁担一下车“咔嚓”一声,断了。正是黎明时分,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,站在浑浊的灯光下,我无力提起那两只箱子,一筹莫展。这个时候,一位车站工作人员走过来,帮忙把箱子提出站,并提醒我托运到下一站。可到了下一站,我去取货的地方后,工作人员告知我,你箱子里的罐头碎了。我看到那两只箱子湿漉漉的,沮丧还有劳累后的委屈,一股脑地涌上心头。来接我的父亲说,没事儿,这不还有没碎的嘛!唉,可惜了那些千里迢迢的黄桃罐头!

给我做扁担的高万龙复员以后回来一次,那时我们队部的门玻璃有一块是透明的,就贴了一张白纸,白纸不够大,上面有一条缝隙。那天我在队部,突然看到一双眼睛在那条缝隙里一眨一



插图 阿占

眨的,我脱口就喊:“高万龙”!只听一声“到”!高万龙推门而入,不无惊讶地说:“你怎么知道是我?”后来,他在我的公众号上找到了我,说起这一段,我俩都不胜唏嘘。

也是当指导员的时候,炊事班一名战士小张,得了不治之症。有一次我去医院看他,医生悄悄告诉我,他想吃什么你们就给他买什么吧。听到这句话我心痛如绞。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面临与身边的战友生死离别,心情十分难过。但还是故作镇静地问小张想吃点啥。小张说,想吃罐头,几十年了,我依然记得清楚,他说的不是黄桃罐头,是杨梅罐头。我和战友用了大半天的时间,终于买到了!小张吃到了他想吃的杨梅罐头。

现在大家在防疫的时候想起了黄桃罐头,大概是人们记忆里的温馨被唤醒了。它不高贵,但很珍贵;它不能治愈,但可以疗伤。或家人围坐,或走亲访友,或慰问病号,一个网兜,几听黄桃罐头,其中的人间温情,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,通过味觉和视觉,留存在了我们生命的细节里。吃一口黄桃罐头,是温存,也是慰藉。

人生印记

第一笔稿费

马志丁

上初中时,我喜欢一边帮大人干活一边打开“黄河牌”收音机,纵听天下轶事。我的家乡与河南省搭界,不但生活习惯很相似,就连收音机里近三分之二的波段都是河南省、市的广播节目。那时候“鹤壁经济广播电台”刚刚开播,信号很足,节目也很丰富,不久我就成了该电台的粉丝。中午时分,有一档法制节目《以案说法》是我的最爱。半个小时时间,有叹为观止的案例故事,有深入浅出的法律普及,更有引人入胜的听众专题,播一些听众关于身边法律问题的来稿,别有天地。

那时的我,爱模仿朱自清、汪国真等大家写点不成气候的文字,也特别喜欢学校的作文课。我的作文时常是被当成范文来读。有一次有感而发写了篇“流水账”似的记叙文《秋雨恼人亦潇潇》,洋洋洒洒3000多字,被语文老师用整整一节课的时间给大家分享,下课铃响了还在分析“作者写作心态”。当然,写学生作文时我压根没有想过投稿的事儿,直到我姥姥家中发生了变故。

那天,姥姥去赶集,被同村的“惯偷”骑着飞奔的摩托车撞倒在地,两腿摔成粉碎性骨折,大腿以下全部被截肢。但那个姓温的肇事者却只给姥姥家提了两袋冰糖和一点水果,就再没理会过,后来又因为犯其他案逃之夭夭了。当时的我刚去县城读书,得到这个消息时,悲不自胜,含泪在作文纸上写了篇文章《血的教训》,找出留存的鹤壁经济广播电台法制栏目地址,寄过去。

一个月后,当我再从学校回到家时,父亲从铁盒子底下翻出一张带有绿色字体的长条形纸片来,煞有介事地扬手递给我,“你怎么有个汇款单?”“汇款单?不清楚啊?”我赶紧仔细端详起来,纸片上写着:中国人民邮政汇款通知,汇款金额叁圆,汇款人姓名:鹤壁经济广播电台法制栏目组。我的手一下颤抖起来,不能自已。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汇款,更没收到过我钟爱的电台的汇款——这分明是稿费嘛!我抱住父亲的胳膊使劲叫唤起来:“我的稿费,这是我的稿费,上个月写给电台的作文!”只可惜,那时的收音机没有回听功能,不然,学习再紧

张也要听听自己写的文章!

父亲笑我:“熊样,你这是得了一百万贯了?!”父亲还告诉我,前几天有几波外乡的青年,其中还有一个坐着残疾人双轮车来的,打听着找到家里,一进门就问“马老师在家么”,非要让我给他们讲讲写作的方法、投稿的路径。我感叹之余竟有些汗颜了,自己怎么能担得起“马老师”的称呼,幸好自己不在家,避免了尴尬。

当我再次从学校回家时,父亲从门后的秤钩上取下一枚拴着红头绳的绿色小方块扔给我,又骂起来:“熊孩子,你得了个啥稿费这是?就剩这一个戳,还让我倒贴了五毛。一斤二胺肥料没有了!”原来,父亲在帮我取汇款时遇到了问题。当时在邮电局取汇款不仅需要带填有身份证号码的汇款通知单,还需要姓名章,也就是俗称的手戳。我是一名在校学生,哪有那玩意儿?任凭父亲给工作人员如何解释,工作人员坚持“三样”齐全才能代为取款。这可难坏了父亲,蹲在邮电局的墙角里看熙来攘往的人。后半晌时,给村里经常送信的张宝德路过,一下认出父亲,问了原因,立刻给父亲出了个“刻一个手戳回来”的主意。父亲出门右拐100步就到了那个邻村人胜子的刻章部。胜子头也没抬就给父亲报了手戳价格,5块、10块、30、50等等,依章料说价格。父亲觉得太贵,就软磨硬泡,终于将如半个麦穗大的,也就是个头最小的绿色章料价格讲到了三块钱,又将兜里仅存的五毛钱塞给胜子,办了个“加急”完成。父亲先除了账,飞快跑回邮电局,心满意足地取出三块钱,又马不停蹄跑回刻章室,将那三块钱塞给胜子,擦着汗,揣着我的手戳,哼着豫剧《朝阳沟》回家。

日月如梭,我第一笔稿费的事儿已经过去30多年了,父亲也早已离我们而去。如今,我每年也能星星点点收到些比那三块钱多出数十倍的稿费,但总觉第一笔稿费的意义才像是自己用不尽的财富。那只用三块钱稿费换来的手戳仍在抽屉里躺着,尽管不再用它,但每每看到它,我就会想起自己最初写作的劲头。



城市秀场

夜寒定有人相忆

王开生

四年前的小雪时节,我背着草绿色双肩旅行包,独自一人,冒着飘摇密雪,夜宿在湘西凤凰古城。民宿客棧临江而建,一间不大的客房,一个观景的开放式阳台,午夜时分,凭栏远眺,目之所极,是日夜奔流浩浩汤汤的沱江水,两岸鳞次栉比的民居、吊脚楼、风雨桥,凄迷灯火中,夜寒,风冷,人独立,此刻要享受的,正是那份睽违已久的孤独!

凤凰古城的冬夜,游人稀少,宁静,幽深,透着些许神秘,旅人至此,身是轻的,心是空的,只想静静的独坐一隅,喝一杯绿茶,望着江中石板桥上偶然走过的一对恋人,发会儿呆。夜色渐浓,选中一家江边的农家小馆,叮嘱店家烧上两样土菜,一份水煮沱江鱼,一份腊肉炒蒜苗,入乡随俗,打上一碗店家自制的油米酒,温热,悠悠地,消磨着时光。遥想当年的沈从文,或是黄永玉,是不是曾经也这样清闲过?那年,凤凰城的两个寒夜,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眷恋!

二十年前,还未有人称“背包族”为“驴友”,古徽州所属的歙县古城、渔梁坝、棠樾、屯溪老街,黟县的宏村、西递、塔川等原生态村落,还不像如今这般繁华热闹,商业气息也不令人窒息,冬游此地,如若置身世外桃源。至西递村,借宿农家。清晨四五点钟,耳畔传来鸡打鸣声,紧接着是圈养的猪的嗡嗡拱拱叫声。早起的鸟儿先得食,随之而来的是唧唧喳喳的鸟叫。“大合唱”中,索性起身,洗了把脸,在村子里转悠一圈,遇见村中屠户正在宰杀年猪,周围三三两两的村民,围了一圈。徽州人杀年猪有仪式感,屠户提前几日,要在村中祠堂正对面的粉墙上,贴出杀猪告示,言明具体时辰,村民须提前预定好年猪的部位,猪头、猪前腿、猪后腿,猪肝、猪血、猪大肠,各取所需。徽州人逢年过节有腌制火腿的习俗,故年猪的猪腿,是抢手货。长这么大,面对面围观杀猪分肉,平生还是头一遭。

傍晚时分,回到所居农家,阵阵烧肉的奇香,迎面扑鼻。一打听,原来当户农家猪圈中跑来一头野猪,被农家捕猎,锅中红烧的,正是盈盈一锅野猪肉。交上一天二十元的伙食费,当晚餐食一荤一素,素的是一碟烧冬笋,清香,脆嫩;荤的,是一碗油汪汪的红烧野猪肉,农家大婶递来一碗白米饭,吃得席卷残云。野猪皮滋味尤美,韧糯,略脆,弹牙,一连干掉两碗白米饭,吃到撑。冬夜的农家,没有有效的取暖家伙,凭着一碗红通通喷喷香的红烧野猪肉,硬是熬过一夜。

夜宿宏村一栋清代百年徽派老屋,晚饭后,坐在四水回堂的天井里,头顶漫天繁星,和年长的房东围炉夜话,聊徽州人,徽州事。所围之炉,木制,椅子状,椅背宽厚,上可坐人;椅面部分,木桶状,内置火炉,烧木炭,椅面处有金属隔网,玉米、地瓜等置于其上炙烤,清冽湿冷的夜空中,甜香袭人,直抵肺腑,老房东说:“脚踩一团火,手捧苞米粿,除了皇帝就算我。”他笑了,我若有所思。

那天,走出棠樾村的古牌坊群,在往歙县方向行驶的公路旁,拦住一辆小巴车,至县城,已夜色阑珊。饥肠辘辘中,老街深处一家小饭馆的门廊灯,发出浅浅的暖光,吸引了我。这是一家专营各色砂锅的小店,食材新鲜,自选搭配,大小丰俭由己,店家说,这是徽州名吃“一品锅”,不错,就是胡适之在家待客常吃的徽州一品锅。昔年,徽州女婿,也是美食家的梁实秋食过后,曾有“一品锅,三五七层花色多,品其味,离桌不离锅”之赞啊。

夜寒锅暖,一扫疲惫之身。起身找寻旅店的途中,偶遇一北京青年旅友,交谈几句,挺投缘,结伴找到一家国营招待所,安顿好。素昧平生的两个年轻人,合租一屋,聊了半宿。次日,挥手自兹去,天涯两方,音讯杳无。二十年前古徽州的那个寒夜,徽州一品锅,京城陌生客,永刻记忆。

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工作以来,每年都会给自己一次放飞自我的远方行旅,犒劳一下,在千里路途中,浅尝酸甜苦辣,体验人生百味,每有收获。今年最远的两次行程,一趟至胶州,一趟至崂山王哥庄东台村,为平生仅例。冬天来了,春天不会远了,渴望一次说走就走的独行之旅。